孔子二千四百五十年
光緒二十五年歲次己亥
五月初一日

清議報





第十七册

THE CHINA DISCUSSION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No. 139, YOKOHAMA, P. O. Box. 255.

清議報第十七册目錄

本館在橫濱居留地壹百三十九番

瓜分危言 再續前稿

哀時客稿

第三章　論無形之瓜分

有有形之瓜分。俄普奧之於波蘭是也。有無形之瓜分。英法之於埃及是也。吾所言中國瓜分之禍在將來者。指有形之瓜分言之耳。若夫無形之瓜分。則歐人實行之於中國。蓋已久矣。凡國之所以成立者。國權爲上。而國土次之。有土而無權。國非其國也。野蠻國之滅人國也。奪其土然後奪其權焉。文明國之滅人國也。奪其權不必奪其土焉。奪其實不必奪其名焉。故野蠻國之滅人國也。如虎。皮肉筋骨。吞噬無餘。人咸畏之。文明國之滅人國也。如狐。媚之蠱之。吸其精血。以瘵以死。人猶眠之。今歐洲各國之政策。皆狐行也。非虎行也。故中國之精血瓜分已盡。而我國朝野上下。猶且囂囂然曰。西人無瓜分之事。無瓜分之志。嗚呼、是果狐術之足用也。今將各國無形之瓜分。條列于下。以備警覺焉。

第一節　鐵路權　附內河小輪權

一東三省鐵路　俄國

二蘆漢鐵路　俄國

三　山海關牛莊鐵路　英國

四　津鎮鐵路　英國、德國

五　山東鐵路　德國

六　山西鐵路　俄國

七　粵漢鐵路　美國(又未定)

八　滇緬鐵路　英國

九　龍州雲南鐵路　法國

十　北海南甯鐵路　法國

附　內河行駛小輪船　英國

由是觀之。中國境內新設之大鐵路。凡十條。已無一爲中國所自有。東三省不必論矣。蘆漢之路。久議不成。俄人乃假比利時爲名。用以借款。以免他國之忌。而其實則自華俄銀行主之。其所定合同。路權全歸俄手。於是俄人得以此路與其西伯利亞路之最終點相聯絡。而俄人之勢力。遂由聖彼得堡一呵而達中國之中心(即漢口)。又加以山西一路測量布設及金

銀出納皆歸俄國總辦之手大江以北皆非復吾有矣英人聞之大驚失色乃爭山海關牛莊之路欲以橫衝而中斷之所以抵制俄人于北方也山東一省全屬德之範圍其獨占鐵路權固不待問而容閎繞道出河南猶思沮之以英人抗議乃免而其權亦卒歸英德二國焉英人開通滇緬鐵路不辭勞費不憚險難以圖之其宗旨蓋有二一由雲南經楚雄甯遠以通四川控中部之上流一出雲南出臨安達廣東通香港於南部阻法人之開拓法人南甯北海之路將延長而經桂林永州長沙以達於漢口接蘆漢鐵路坐享其利握南部之全權其龍州雲南路亦所以固其雲南兩廣勢力之範圍此各國爭取鐵路權之情形也（此外惟粵漢鐵路尚未定所屬。其餘已造成之京津津沽津榆等鐵路。皆抵當于滙豐銀行。蘇杭淞滬等小鐵路。亦歸于滙豐銀行。及怡和洋行之手。九龍鐵路。近亦歸怡和洋行承辦。）要之歐人於中國認定一語爲宗旨曰鐵路之所及即權限之所及故爭之不遺餘力焉就中國而言則鐵路所及之地即爲主權已失之地故質言之則鐵路即割地之快刀也（英俄協商。亦以鐵路權爲題目。蓋名爲占認鐵路。實則瓜分土地也。）今我輩試披圖一觀各國鐵路所不及之省分尚餘幾何安得不瞿然以驚也

第二節　財權

一　全國海關稅權　　英國

二沿江諸省及浙江 凡六省 釐金權	英國
三華俄銀行	俄國
四德華銀行	德國
五黑龍江吉林及長白山等處礦務權	俄國
六山東全省礦務權	英德

全國海關稅權向握於英人赫德之手夫人而知之矣而我當局者願甚德之者以爲赫德實忠于中國者夫赫德之果忠于中國與否吾姑勿論焉但其握權海關必爲英國之大利則可斷言也故去年俄德法三國曾有暗傾赫德之舉而英公使遽與總署訂約雖赫德死後總稅務司之職仍歸英人之手云云蓋英人所以壟斷中國之財政者其用心早伏於數十年以前其因借債以攬六省之釐金歸於稅務司猶前志也他日中國若有免釐金而加海關稅之事則全國歲入之數經英人手者殆過其半夫歲入之數過半經他國手而猶謂其爲自主之國吾不信也

華俄銀行之設其情形與尋常銀行大有所異其條約第十四款曰此銀行得管理中國收

納租課之事營關涉國庫之業並經中國政府之許可得鑄造貨幣償還中國民債利息云云推其用意直欲取戶部三庫之權而代之考此銀行倡辦之人爲侯爵烏瑞士奇乃俄皇之親屬也其資本主則俄國政府也歐人有言今之華俄道勝銀行昔之東洋印度公司（印度者。全屬此公司之力。此公司掌握印度兵權財權殆百年。）殆非過言也而我中國人固泛泛然視之若無睹也德華銀行亦欲效尤雖落俄後然其用心固自不在小也中國礦務久爲歐人所垂涎專攬礦權則始自俄人之于東三省而德人於山東繼之近今紛紛經營謀攫各省之礦者所在皆是不及三年則各省礦利一如鐵路之分贈列國可斷言矣

第三節　練兵權

一江南洋操　德國

二湖北洋操　德國

三東三省洋操　俄國

四直隸洋操　俄國

五各省海陸軍　英國

六福建船政局　　法國

七膠州練土軍　　德國

八威海練土軍　　英國

當德人之未得膠州也於東方權力遠出英俄法之後而無所爲計乃注意欲代中國練兵而握其兵權兩湖總督張之洞所聘之德弁二人因爭權限饒舌於總署卒求伸其權而後已其意蓋別有所在也後中俄密約第八欵有請俄人訓練華兵之事嗣訂細約有云倘日後中國欲將各省練軍全行改仿西法准向俄國借請熟悉武營之員來中國整頓一切其章程則與兩江所請德國武員章程辦理無異云云蓋俄德同一心事也其後俄國派其副將某往聶士成之武毅軍爲顧問而訂明欲更易此員必須得俄國皇帝之命是其目中非獨無聶統領抑且無中國 皇上矣浸假而全軍之權握於其手中國多練一軍則歐人多得一軍之用可斷言也故英人於威海之約亦聲明中國他日若重興海軍改造陸軍皆請英人爲之訓練而英伯爵白疊斯福去年游歷中國亦諄諄以代中國練兵爲言而威海衞租借約內亦聲明他日中國若再興海軍改革陸軍皆許借英國武弁代爲訓練而日本近

亦斷斷焉爭此事焉人果何愛于我而相爭爲之效力乎其故可思矣

英人之滅印度也訓練土兵以代土人借其財力借其人力於本土晏然而得百八十萬英方里之地拿坡侖征服四方亦皆用此策今歐洲諸國殆將以施于我支那矣英人之於威海衛德人之於膠州各招土人練兵二千是實他日以支那人伐支那人之嚆矢者我同胞恬然不以爲意盍亦視印度及諸亡國之覆轍乎

第四節　用人權

英法於川督劉秉璋一案實爲干預用人權之濫觴而德國於東撫李秉衡繼之浸假而兗沂濟道姚協贊拒不納矣浸假而新撫毓賢拒不納矣馴至今日遂有山東巡撫設德人爲顧問官之議此議也今日雖爲創舉而他日必徧行於十八省無疑也何也彼之所爭者實也非名也故既得其實則仍以虛名還諸於舊邦蓋易其名則民易駭仍其名則事甚順也彼法人之於暹羅英法之於埃及皆是類矣彼歐人深知吾民之易欺也又知吾民拘牽於名義屈伏于君權也使一旦易新主以撫馭之亂將蠭起故莫如使役滿洲政府之力以壓制吾民民受其壓制而不敢怨雖欲有發憤者而舉國頑舊之公論不以爲義士且以爲亂

民因以草薙而禽獮之滿政府府其怨而歐人避其名滿政府殫其勞而歐人享其利此實最妙之政策也今日德人於山東之舉特其發端而已他日將上自各部衙門以至督撫司道州縣無不有歐洲之顧問官而吾之所謂官吏者則晝諾坐嘯職如鈔胥而官之名猶不廢焉不知吾民於彼時當何以待之

（未完）

來稿雜文

讀韓氏原道

日本　井上哲次郎稿

近世學漢文者。尸祝乎唐宋八家。尸祝乎唐宋八家者。無不以韓氏原道爲曠世之大文字。抑有何所取而然耶。以余觀之。如韓氏原道。則其意雖孔孟乎。其文雖秦漢乎。而與眞理相背馳也甚矣。取與眞理相背馳者。目爲曠世之大文字。則其識見可知也。韓氏曰。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余謂仁與義雖爲定名。而亦爲虛位。而亦爲定名。定名與虛位。畢竟無分別也。假令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仁亦猶道。有君子小人。而義亦猶德。有凶有吉。博愛而無利己之心。則君子之仁也。有利已之心而博愛。則小人之仁也。爲義盡義。則義之吉者也。爲不義盡義。則義之凶者也。然則道非爲虛位。故有君子小人也。德非爲虛位。故有凶有吉也。韓氏又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蓋老子知有大於仁義者。故小仁義也。韓氏不知有大於仁義者。故大仁義也。譬猶坐井而觀天。以其所見爲極大。而不知有更大於其所見者也。韓氏又曰。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

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使老子聞之。亦將排韓氏曰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至其信己排人之心。則何以異也。韓氏又曰。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是何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非去仁與義言之也。若夫大道存焉。則仁義亦在其中。而仁義於大道。猶涓滴於大海也。故老子不屑言仁義耳。何以知之。老子有三寶。其一曰慈。慈則仁慈之慈。謂博愛也。可知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非去仁與義言之也。韓氏乃爲去仁與義言之。蓋亦偏見耳。假令老子之道德去仁與義言之。吾猶不以韓氏之論爲然。何者。其所謂公言私言者。以其所親聞見謂之公言也。不然謂之私言也。雖然古今如此久矣。東西如此廣矣。其所未聞見。不知其幾千萬也。然則其所謂公言私言者。何以知之。假令公言私言。容易可知。一村之公言。非一郡之公言也。一郡之公言。非一國之公言也。一國之公言。非全地球之公言也。故韓氏所謂公言者。一國之公言。而非全地球之公言也。然而韓氏唯據一國之公言。而斷然決事之是非正邪。雖然若有漢土之外別唱老子之說者。

則韓氏之公言不足信也。而況於公言私言不足以證是非正邪乎。蓋豪傑常少。而凡庸常多。故豪傑之言。私言也。凡庸之言。公言也。雖有公言之不出于凡庸者。而非無私言之出于豪傑者也。然則公言私言。非是非正邪之證也明矣。昔者希臘人皆信神異。獨索克氏非之。遂死于刑。然則韓氏將曰索克氏之言。私言也。故不足信耶。昔者英人知以物換金之爲利。而不知以金換物之爲利。獨私密氏著書以論之。然則韓氏將曰私密氏之言。私言也。故不足信耶。昔者天下之人皆以爲大地平坦。到處皆同。後及閣龍氏起。始說大地之圓。而當時天下之人皆不信之。然則韓氏將曰閣龍氏之言。私言也。故不足信耶。夫眞理之始出也。必私言也。若排斥私言。則眞理亦不出也。然而韓氏排斥私言。則後世眞理之不出于漢土。豈非韓氏之過耶。嗚呼韓氏誤矣。公言私言。非是非正邪之證也。吾非左袒老子者。而亦知老子之不可由此而排也。難者或曰。公言之可信。常也。公言之不可信。非常也。以非常害常。孰若以常害非常。故公言雖不必可信。而勝於信私言之危也。此言稍近于理。而未至也。何者。以非常害常。固不若以常害非常。然以常害非常。孰若以常不害非常。是故吾非韓氏以

老子之言爲私言。而排斥之也。且夫對照孔老二氏之學。其旨意亦往往相符合焉。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老子亦曰。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由此觀之。皆欲無言也。孔子曰。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老子亦曰。寵辱若驚。患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由此觀之。皆歎得失之煩人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老子亦曰。死而不亡者壽。由此觀之。皆深志于其道也。孔子曰。君子無所爭。老子亦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夫惟不爭。故無尤。由此觀之。皆不欲與人相爭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老子亦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由此觀之。皆尚一也。孔子曰。賤貨。老子亦曰。不貴難得之貨。由此觀之。皆賤金錢也。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天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老子亦曰。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由此觀之。皆感無爲之妙也。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老子亦曰。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由此觀之。皆言君子之表節也。故曰。其學之旨意。亦往往相符合焉。雖然孔老二氏之學。不必相同。雖不必相同。而非如韓氏之排

老子之甚也。韓氏又排佛氏曰。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韓氏之排佛氏。何其妄也。夫有法能起摩訶衍信根。是故佛氏說法。令一切衆生始成世善。終成出世。終成出世。雖似外天下國家。而始成世善。與孔子之道。何以異也。且夫佛氏以一切衆生爲平等無二。是與泰西所謂同等之權。其義稍相近矣。然則佛氏豈外天下國家哉。韓氏又曰。甚矣人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凡人有好怪之性。故從而導之。則其智發達。其學開進。若使好怪之性。不得展舒。則文明之基絕矣。開化之源盡矣。故吾喜人好怪也。而各自亦當喜人好怪也。獨韓氏惡人進于文明。趨于開化耶。何爲惡人好怪之甚也。韓氏又曰。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由此觀之。韓氏所謂道德云者。在使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是雖似仁者之道。而不必然也。試察人民。人民分爲二種。曰生產者。曰耗產者。耗產者又分爲二種。曰耗產而資以爲益者。曰耗產而后全不爲益者。若夫廢疾者。耗產而后全不爲益者也。然而使其有養則仁矣。雖然獨仁于廢疾者耳。不仁于生產者也。抑生產者之所得。則生產者。當自取也。而生產者之所取。則有益于生產也。若奪生產者之所得。授之耗產而后不

爲爺者。則不啻妨生產之道。又不報生產者之勞也。其不仁果如何也。言及此。有人必曰。凡失者壯强而得者孱弱。則得者之喜。甚於失者之悲。故奪生產者之所得。授之耗產而后全不爲爺者。則其由此而生之悲。不及由此而生之喜也。嗚呼是知二五而未知十之言也。生喜則生喜矣。然而後來妨生產之害。雖不彰著。而其實不尠尠也。故曰。是雖似仁者之道。而不必然也。要之。韓氏原道。通篇支離而無理。矛盾而不通。旣不通。又無理。可謂之曠世之大文字耶。近世學漢文者。何故籍籍稱之也。吾久歎學漢文者無識見。而局于陳迹。不能駕古人而上之也。乃摘發韓氏原道之謬誤。使其知所以前人之不及後人。後人之不復及後人。

各埠近事

康南海在鳥喊士晚士咑埠演說　　羅裕才筆記

康南海由日本至域多利溫哥華。皆懽迎之。鳥喊士晚士咑之志士。慕其忠義。皆議迎之來。衆情懽合。乃三次迎請。三月十日。以特別之電車出溫哥華接之入。鄉人迎於車站者數百人。預宴接席者數十人。鳥喊士晚士咑之梅爾官議例官。郎先來見。偕游獄房病院電機各處。國人於十一日七下鐘。借洋人園。請康君演說中國之事。集者六百餘人。西人男婦。在樓上五十餘人。入門者皆寫名。康君徧揖大衆。乃言曰。我歷盡艱難辛苦。變維新之大政。拚萬死捨一身出來。皆爲保全中國四萬萬之人民之衆起見。蓋通地球計之。我中國人民。三分有一。今受外國四割邊境。幾不成國。百姓困苦流離。深可慘傷。我國皆黃帝子孫。今各鄉里。實如同胞一家之親無異。所以我坐視一家困苦。心實不忍。故今捨已之身爲國。力言維新之計。思以救之。外人謂我中國人不愛國。今觀我海外中國之人。皆明維新變法之故。俱皆發憤愛國。聞維新則皆懽喜。言及政變。皆憤怒。即今夕各梓里。如此相敬。我所到域多利溫哥華。皆大集千餘

人來迎我。可見愛國之至。今之日本。如一四川之地。我國則有二十四川之地。倍於歐洲十六國之民。若立志發憤。轉移易於反掌。外人謂我國睡當未醒。人皆不明。其實我國士民。明者甚多。四萬萬輪之機器一動。則不知幾萬萬之馬力。何所爲而不可。然而機器雖多。全由大輪總管之。大輪總管之機器師。不明機器事。不理機器事。則各萬千小輪皆停。且生鏽而不能動。故三十年來之積弱。我四百兆同胞兄弟之塗炭。皆由西后一人不願變法之故。 皇上名雖爲皇帝。而大權一切在西后。 皇上雖極明西法。極欲維新。而無可如何。故在位二十餘年。而無一日之權。所有割地鬻民之事。皆西后爲之。而外人不知。多歸咎於 皇上。此天下古今大不直之事。去年自膠州既失旋割旅順大連灣之後。 皇上力欲變法救中國而無權。四月間。 皇上使慶親王告西后曰。我不能爲亡國之君。若不予我權變法。我不做皇帝。斯時西后見皇上辭位之心。恐有他變。乃稍聽其變法。于是四月二十三日。即下定國是變西法之詔。時恭親王以爲祖宗之法不可變。 皇上言曰。法以保疆土也。今祖宗疆土不能守。何有于法乎。先是十餘年前。我上書言曰。日本變法。必規朝鮮。而收東三省。又

言俄南逼。累上書請及時變法自强。及膠州事起。我再上書。又請將旅順大連灣及各口岸與各國通商以共制之。又言英人必助我也。後英人果請旅順大連灣通商。以我前言皆應驗。並進英國變法記。德國變法記。日本變法記。俄國變法記。法意變法記。萬國强盛弱亡考。波蘭分滅記。各書進呈於　皇上。及四月決意變政。諸大臣薦我。即召我議新政之變。　皇上之英明敏斷。自古少有。百日中詔書日下。百政維新。善政皆舉。我言中國岌岌殆亡。如屋大壞。非裱紙換杉所能爲。必拆而重起。乃可。又非零碎湊集所能成。如起屋然。非繪圖畫仄。度定大小。鳩工庀材。不能成功。請開制度局議之。請改定法律。徧起學校。改定稅則。大開農工商學。及鐵路郵政鑛政海陸軍民政局各事。　皇上從之。自四月至七月。百日以來。新政畢舉。詔書日下。凡關新政益國益民之舉。夕上奏而朝下行。守舊千年之弊。一掃而定。　皇上仁慈。愛民如赤子。維新百日中。愛民之詔累下。七月二十七日。詔書言維新之政。實與我民同樂之大端。今我民有不安樂。皆朕躬之失職。我今照西例變法。實因西例養民生。益民命。有大好處。欲天下人人。知我之變法。皆爲百姓起見。然天下之大。利弊甚多。　皇

上恐一人難以盡知。或有各官作弊。或有士民懷才抱藝。　皇上皆欲知之。許百姓人人上奏。時有漁樵農夫上奏。官儀未曉。不搔頭。不合式。此二者。　皇上亦欣然樂受之。付之一笑。往日出外官。雖布政按察之大。亦不能上本申奏。百姓遞禀。只可遞知縣。不能直上知府。何況今布政按察乎。今令百姓人人上奏。此自古聖君。地球各國所無之事。間有一二大臣。奏言奏摺之多。勞　皇上神思。即曰、方當廣開言路。以見天下人才。豈宜壅塞。其有大臣壅塞及不愛民者。則革之。如此聖明。則天下人才盡出。野無遺賢。利弊皆知矣。　（未完）

擴張國勢及列强協商論

英國慕阿庫斯著

先是現世紀中。歐洲大陸。一時小康。如英吉利。昇平無事。學士相與講求公理。而貎洗斯他黨。與哥布德黨。斐然並起。專以自由貿易。放棄殖民地（取人之土地滅人之國而移其本國之民以久據之謂之殖民猶種殖也放棄者不用此策也）爲主義。倡博愛公道之理論。囂囂于英國間。于是萬國平和理論。亦將有行于大陸之勢。故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者謂專以開疆拓土擴張己之國勢爲主即梁惠王利吾國之義也）稍爲英邦衆庶所厭忌。至十餘年以來。環球國際。風雲大變。列邦翻然自省。以進取爲志。又歸嚮于帝國主義。凡大有爲之邦國。莫不爲此帝國主義所誘導。此帝國主義。即鼓動世界之風潮也。十餘年來。流動迸發。逐歲彌强。起自歐洲。越大西洋。波及北美合衆國。破其國相傳對外政策。孤立主義。及華盛頓告別所云自立不干預他國之訓誡。更擴張木洛教典。豈偶然哉。以此之故。貎洗他斯黨。所謂貿易擴大。在于平和之時。與戰備不並行。與哥布德黨之舊說理論。皆渾然一變。人民無復述此兩黨說者。無他。列國戰備。借以恢復人民之權利。保護人民之利益。爲最善良之上策。猶醫生療病之所必需。蓋環球萬國通

商之發達。萬國交通之擴充。宇內繁榮福利之增開。抉其方術。莫不恃戰備之精利。兵力之雄强也。況又開拓地球各地之新市埠。壓逼民族。使永受制。必在戰備乎。現世紀末。以是爲大綱領。人人信奉而實行之。歐洲列强及美國。專力注意於此。伯林、伯德堡、巴黎、華盛頓、倫敦、無日不會議分割弱國之策。稱爲新綱領新格訓。蓋此新綱領格訓。不但適合歐洲有爲列國之人心。亦實施行之于事業。故千八百七十八年。伯林會議以降。歐洲列强。執海外殖民政策。競致力于商戰。其管理此經濟政策者。則新格訓爲之也。

抑吾觀歐洲列國。二十餘年以來。產物饒溢。苦鎖路之停滯。講求疏通救治之策者。各爭求世界新市場。各向亞細亞、亞非利加兩洲中。曠大未闢之方域。開通歐洲製造物產之新埠。以擴張其通商圈而已。是十餘年以來。歐洲列强。所以熱心競爭于開拓經畧亞非利加。又次之。以競爭開拓經略亞細亞極東（即指中國）也。

歐洲列强之分割亞非利加洲。俄羅斯之併吞開拓中央亞細亞。數年以來。歐洲列强之經略亞細亞極東。其熱心競爭。猛烈銳敏。數倍於往昔奉上帝命興十字軍之時。其意

何在。豈出於上帝之命乎。非也。此乃圖貿易工業二者之新十字軍而已。夫列強僅以十餘年間。分割占領亞非利加洲。使茫漠曠野。毒蛇猛獸所群栖之地。一變而爲鐵路縱横之地。開大陸之新富源。爲文明列國人之資用者。是今世紀末。一大變局。而創此事者。則全賴此新十字軍之力也。

夫英法德各強國新十字軍。征略亞非利加洲。得以志遂功成者。由于列強能互相協商。互換其利益也。而自今之後。列強互益協商。其大行于極東大陸（指中國）乎。夫分割極東大陸之利益。欲預避前世紀爭奪流血之慘毒。各當自利用其活主義也。何謂活主義。曰汝須生活。亦能使彼同時生活是也。（即同約瓜分中國之隱名也）蓋利用此活主義。英俄法德列強。將互相協商。各以交換其利益。所謂互益協商。確定其勢力範圍是也。

蓋無欲建設地球大帝國之志望則已。苟有此志望。必當循其志而行事。徒拘泥目前小利害。謀小康苟安。不敢擔任。是小慧手段。而沮撓帝國主義之進步也。

顧或曰占領。或曰勢力範圍。或曰永借。此三者。其名雖異。而其實則皆滅人之國以自廣耳。滿洲既歸俄國勢力範圍。廣西廣東若干部。歸法國勢力範圍。山東半部歸德

國勢力範圍。揚子江流域兩涯地域。舉歸英國勢力範圍。果然則英國在昨春三月以前。論保全支那帝國策。而今已全變之矣。列强亦執互益協商。經營分取支那大陸利益。蓋不約而同矣。

且支那二億之男子。其積年累世之慣習。雖曰薄于愛國之思想感情。文弱而不喜戰爭。雖然、其家族與鄉黨。極能組織。極能開化。至如商業勤勉耐忍。冠于地球列國。蓋其長處也。豈可與彼亞非利加蠻族。同年而語哉。故俄羅斯政府。併吞中央亞細亞。未開化之蠻族部落。使同俄國之俗。尚能相合。若向支那帝國。而亦以此施之。恐不能奏其功也。蓋支那本部。已略能開化。以法令治國民。欲使與俄同俗。萬不能行。蓋識者之所信也。然則滿洲雖在俄國勢力範圍。我英國何必猜忌畏怖乎哉。要之。進取的帝國主義。自第十九世紀末。至第二十紀上半。其間文明列强之本分。萬不可辭之任務也。故分割支那。人類歷史當然之變局也。而其事決非可耻也。此即使支那四億生靈。脫從來腐敗之苛政。免抑壓之苦海。得統治于公平正義之政。歐洲以日新理科學術。開發其國天賦之利源。併恢弘擴進其國民利福。是豈非文明本義而何耶。

譯者曰。此英人吐露其分割支那之實情也。昔之以保全支那。扶持支那。愚我政府。愚我士民。而我上下咸受其愚。聽其操縱左右者數十年。甲午之役。求救不應。始翻然喝破大夢。然僅以爲無愛我之情。而全國商務。彼居其半。未必從事于分割我也。而不知其與俄德法者。早定協商互益。以擴張其帝國主義。英人立心之險。設計之奇。投機之巧。布謀之毒。至此而乃盡露。其言曰、欲支那四億生靈脫苛政。免苦海。嗚呼、觀于金州旅順大連灣九龍沂州廣州灣之事。彼白種炮斃我人民無數。淫擄我士女無數。燒毀我村鎮無數。佔據我田宅無數。誣義民爲亂黨。糜大陸爲獵場。隨意翦滅。隨意斬刈。雖古之盜跖。不足以比其殘虐。非洲野蠻之族。不足以例其瘡痛。猶自稱曰文明。將誰欺耶。抑謂中國無人。將可盡欺耶。夫列國之欲瓜分中國。而慮其民之難治也。藉滿洲之壓力以制之。滿洲者。自我　皇上外。則皆自壞長城以漢人爲家賊者也。恐有內訌之禍。又借外人鐵血之威以殄滅之。漢人陷此大地獄。前後皆斷。上下隔絕。茫茫無生路。將誰主耶。前崖後虎。其死一也。孰若超崖而敵虎。或有餘生耶。自立乎。自立乎。同胞君子。其先合羣以聯成自立

之團體。而後可脫外人之縛軛乎。不然彼奴隸屈辱于碧眼紅髯兒之下。安有窮期哉。謂予不信。覆誦此文。無待胥溺可也。

萬國平和同盟說源流考 續十五冊

在英國。則千八百四十九年平和之說。始起于議院。如議員哥伯閧。最銳意倡道者也。然其議連蹉跌而不見納。及至千八百七十三年。顯理利臆復大倡其說。遂使議院定凡駐外外交官。于國際諸案均令務以平和結局之議。然其實不見施行。但爾來議院中。每有皇張兵備。其倡異說者。輒引此議定以爲據云。

歐洲大陸諸邦。平和說之上議院者。以意大利爲先鞭也。千八百六十年時李哈底始提倡此說。班撤兵公文於諸邦。然無幾不幸自執干戈。千八百七十一年。木累理復倡此說於議院。不見納。閱一歲。政治公法二學大家夢幾倆。又于議院提起國際之案。當付于中立裁判。及訂結條約之際。當以此項入條目中。并私法上緊要原則。亦當入約欵中數案。遂見採用。後夢氏之入政府也。多賴其力。得見于實施。及與蒙的內克羅暨英國訂條約。即以此等各項入其約欵。時千八百八十三年也。

自是平和之議。滋熾于歐洲、荷蘭、諾威、嗹馬、葡萄牙、奧地利、匈牙利諸邦之議院。採此者相先後。然亦不過謂不得已之外。務當行之而已。在德國。則千八百七十年以還。議院已有此議。且鋭意倡道之士。亦爲不乏。然本是尚武之國。自七十年役後。民視征戰。有若國之固然。平和之說。迄今不見採用者。不足怪也。在法國。則此議之上于議院已久。千八百四十一年。磊烈的律罷石宜。復大掉舌。然人徒稱其有理而已。千八百七十九年此論復盛起。然沮於爲時尚早云之俗議。千八百八十七年。旋起旋敗。逾年又復起。勢焰更烈。於是其議之一班。始見可決。提議案之被採用謂之可決被排斥謂之非決即議院之定語 即嗣後訂約欵中。當加國際案者務乞局外國裁決。而結和局之一項是也。然亦不過具文而已。在俄國。則平和說之有無。未嘗聞之。盖其爲世人之傾聽者。以此次提倡爲始云。

若夫以乞中立裁判之條目。實載約欵中者。其草案成於千八百七十三年。雖非萬國平和會議。而千八百八十三年美國之與瑞西。千八百八十八年法國之與也哥華土爾。皆訂結一切國際案。統决以中立國裁判之約。千八百八十七年以來。英美法三國

之間。亦有此議。然梗塞不協。事遂中止焉。後有此約之更廣而其効之更大者。則千八百九十年四月十八日華盛頓條約是也。先是南美諸邦。鬨衅相續。騷擾弗已。於是北美合衆國與南美十有七國。聯結此約。以弭兵爭。條目凡十數款。開辦裁判院之方。亦頗完備。

然而萬國公法廷之開設。後來果可期否乎。今舉其已見端緒者。盖有數類焉。如捕獲裁判院（如戰時有捕獲局外國或敵國之裝載軍火船舶等其如何處置皆裁決於此院也）聯成裁判院（即謂聯合與其事有關之數國領事官使其當判決之任者也）皆據國際公法而裁斷者是也。然如捕獲裁判院。一國之所設。非他邦與共裁決者也。惟聯成裁判院。裁決涉于民事刑事等件。彼我法官。咸莅于廷而聽之。萬國公法廷。其於此爲見端乎。此種又有塔牛布委員會。亦曾爲各邦聯合裁判院。其他因某某一事。皆開辦中立裁判院者。亦不爲少。然此等裁判院。未得謂爲備萬國公法廷之規模者也。况其非常設乎。今環球法家之所希望者。則在開創可裁斷一切國際案常設公法廷。而構成之方策。諸家各異其說。然是本至大至難之事。故其說於理雖切。於實則不免爲迂。均未知其可否也。今試以類分其說。則有七焉。次第之如左。

第一說曰。要使平和策行於實際。則止當少改現今國際舉措。其術無他。只使開辦中立裁判之數務加多耳。盖姑息之策也。第二說則更進一步。爲宜創辦常設公法廷。限某種之案而裁決之者。第三說則更又進一步。爲苟屬國際交涉案件。一切可裁決之者。第四說則更加於前說以爲宜設制裁之事者。（制裁者法律之語謂當必使遵奉其法之權力也）第五說則更講所以使其制裁確立之方者。其說曰。以全地球爲一大聯邦。或一大合衆國。以建中央集權之制耳第六說。則更進一步。以爲宜混一全地球。以成一國者。第七說則更進一步。以爲宜舉全地球億萬之民族。渾使歸于一類者。其方策。在不獨以同一政治。合有形制度。更以同一宗敎。改鑄無形心性。使好惡總歸一途也。是等七說之利害得失。及實行之難易。未可猝爾論定也。然望宇內之平和。則必也先設一公法廷。設公法廷。則不能不附制裁力者。亦是自然之勢矣。然則附其制裁力方策之若何。吾人講之於今日。亦未必爲屬徒勞也。故今遭俄皇之提倡萬國平和會議之時。聊舉此事關於古來之沿革者。以汚諸君之淸聽焉。

（完）

論圖書館爲開進文化一大機關

譯太陽報第九號

夫學校爲開文化之原。雖三尺童子。猶能知之。學制自小學、中學、師範學。至專門學大學。其數已備。其費亦鉅。然地球文明之邦。其悉心於學校規則。蓋盛矣。唯怪世人知學校有益。而未知別有開進文化之大機關也。蓋非不知有之。或輕視不顧也。然則何謂學校之外開進文化一大機關乎。曰無他。唯廣設公共圖書館可耳。館內貯藏內外各種圖書。以供公衆閲覽。故可冠公共二字以開之也。日本客歲中。査圖書館總數。合官設公設私設。僅三十一所。除一帝國圖書館外。未有別公共圖書館。余不得不憮然也。人若不冀文化開進。則並學校或可廢之。誠欲文化日新。則舍圖書館。無以致大效。世之以教育家自居者。絶少措意於是。我輩不能不思自任也。昔有某君嘗經營圖書館事業。朋輩多訾其失職。後有故從事學校教育。皆以爲得職。據其言以攷之。此人既營建學校而有功。是非無創立圖書館之才也。故其語於人曰。予感知己之言。而事誠有不忍言者。蓋其友多皆關繫教育之人也。

歐美諸邦。極重圖書館。不俟辯言。又歐美圖書館之多。不復論列。今而欲陳圖書館之實益。或亦嗤爲蛇足。況我日本今日。圖書館現狀如彼。志於教育者思想如此。論

之似無益也。雖然予猶不忍舍而勿道也。唯欲使世人知圖書館可與學校相輔而行。且欲廣爲推布耳。

第一之利　圖書館使現在學校受教育之靑年學子。得補助其智識之利也。蓋學校教育功課雖完備。然有圖書館。而學生於課餘之暇。離其羈束。得流覽研究教課以外之書。則見聞日廣。此圖書館在學校外。所爲開進文化大機關者一也。

第二之利　圖書館使凡靑年志士。有不受學校教育者。得知識之利也。又學校既卒業生。及在校中途罷業之學生。苟欲增其智識。則以出入圖書館爲便。若日本今日時勢。不能擁護此靑年輩則已。若有餘裕。而廣開圖書館。此策之最得者也。且不獨利於士。雖商工童僕。苟有餘暇。其智識亦從此而生。又安得無大效益乎。此圖書館在學校外。所爲開進文化大機關者二也。

第三之利　圖書館儲藏宏富。學者欲查故事。得備參攷之利也。又人各就其職業。深得其書而欲研究之也。醫士依是可得知治療新法。商賈依此可得曉廣告便法。業工農者亦可大曉其器械及用力法也。又著述家。得諸種參攷知識。得確立其說。此圖書

館在學校外。爲開進文化之大機關者三也。
第四之利　圖書館有使閱覽者。隨意研究事物之利也。學校原有規律。學科、學期、時間、年齡、各有限。又別男女。圖書館則不用此等規律也。故無論誰人。苟欲閱覽圖書者。自可隨意閱覽。且可隨意研究事物也。此圖書館在學校外。所爲開進文化大機關者四也。
第五之利　圖書館有使閱覽者。於頃刻間。得查數事物之利也。諺云光陰金也。圖書館出入。一任閱者自便。故迫於有要事時。可去而營幹之。越時又得諸種事利。學校教育非所企及也。此圖書館在學校外。所爲開進文化大機關者五也。
第六之利　圖書館凡使人皆得用貴重圖書之利也。至圖書館收還閱覽費與否。隨各館創立章程如何。然雖徵收小費。而閱者出些少之貲。得閱貴重圖書。其實不可捺也。尋常讀書社會。常恨乏力。難以購備圖書。渴望之。如大旱望雲霓。若有圖書館。則窮措大。貧書生。無此缺望。然此輩或尚有不冀此舉之大成者。可謂自暴自棄。抑亦文明罪人也。此圖書館在學校外。所爲開進文化大機關者六也。

第七之利　圖書館有使閱覽圖書者得速知地球各國近況之利也。今日世界文明日進。吾不能安於固陋自同井底痴蛙固矣。雖有時爲百般職業所驅使。然不悉知地球近況。以與諸文明國相競長。必爲所敗。又圖書館。廣藏文明世界新刊圖書。及新報諸雜誌類。使出入此館者。不敢作劣敗污名之事。豈不美哉。是圖書館在學校外。所爲開進文化大機關者七也。

第八之利　圖書館有不知不覺便養成人才之利也。常觀出入圖書館者。無端而勤奮讀書之志。油然而生。以養成智識。此非如在校依教師訓導以養成之也。殆如桃李無言而自芳耳。蓋學者每入圖書館。固欲研究諸事物也。乃左右前後悉皆研究物。百城坐擁。我何得不生勤勉之意乎。不獨此也。事物愈研究。愈精細。意見愈卓絕。才器愈宏大可知也。其爲利豈不大哉。此圖書館在學校外。所爲開進文化大機關者八也。

其餘之利。固不止此。不暇枚舉。讀者幸思之。

圖書館之效益。如前所陳則與學校教育。並立而不悖。可知也。然今考日本圖書館。

尙不及予曩日所言。徒志於教育者之言。亦非吾所好。雖世人未知利用圖書館。以研知識。亦不足怪。然將有視吾言爲蛇足者矣。不知以一方而觀之。或以此言屬蛇足。自他方而觀之。知非蛇足也。因陳其所感耳。予不復多言。只曰圖書館擴張。不可不賛助也。圖書館新設。不可不奬勵也。願司教育行政者。賛教育事業者。宜用力以謀之。予豈不努力附驥乎。

萬國近事

清國總署出師于沂　譯西五月十三號大坂朝日報

德兵之從日照向沂州也。總理衙門聞報。驚惶失措。議論紛然。不知所歸。適德公使男爵海靖告出兵之由。更會王大臣。告之以保護敎民之外。決無他意。且曰、貴國亦出兵。鎭壓其民幸甚。王大臣唯唯諾之。謀於軍機處。始下出兵之令。有一華人戲之曰。春王三月。淸國總署出師于沂。奉德使海靖之令也。

丁抹來窺　譯西五月二十一號時事新報

丁抹派巡洋兵輪法眼艦于清國者。唯以關於東亞商務。圖鞏固已國之根柢起見。此語上月初旬倫敦專電之所報。後聞該國政府。于議院派艦一案。聲明其意曰。我爾鐵馬親王此行。督率委員。在于查察商務及學術。且報客歲暹羅王之來遊于我國耳。非有他意也。然是祇一時之飾辭。其實則傚意國之羣。以窺伺清國一口岸耳。不獨此事不容欺蔽。俄國陰爲其後援之跡。亦隱然可睹云。

意政府變更緣由二則　譯西五月十一號日本報

向者意國要索三門灣。而遭清國峻拒。政府爲之瓦解。新政府結搆。今尙未成。是邇來外交塲中稀有之醜態。列國環視以爲笑柄宜矣。此際意國。能結構新政府。則將採若何政策耶。是亦屬外交塲中之一疑案。頃外交家某氏爲說曰。意國財政之困蹶。世人皆已知矣。然意窮厄之原因。猶不止此。此外又有二端焉。其害毒比國庫困匱之酷加數等。盖國民視武人以爲蛇蝎。武人視國民以爲蟲蛆。暴横肆虐。無所弗至。且百方設陰計以阻國政。是其一端也。羅馬法王亦務煽動其徒而抗政令。陰或通輿。或結法。一朝有釁。便欲乘之以覆王家。是其二端也。故假令意政府。于財政于外交。能綽綽有餘裕。而欲除二者之害於國內。亦屬至難。此次政府之瓦解。非獨由對清之失策。亦由二者藉口于此以擠排之耳。意之國情已若此。豈能與列强逐鹿于清之中原哉。然則新政府之成。以其所攻舊政府之案。而欲自任也難矣。如三門灣一案。自非得二强國爲援。幾何不歸澌滅乎哉。

同日時事新報云。意國政府以三門灣一案。不能當下議院攻擊之鋒。大臣咸免冠而去等事。已誌本報。茲悉其初意國北部地方。欲擴張其土貨銷路於東亞久矣。故政府

之要索三門灣也。人人踴躍。咸贊其舉。不在商務而在殖民也。民心一變。謳歌忽歇。謗議沸騰。其最使政府喫驚者。爲米蘭市民。初政府之將有爲于清國也。竊告之市中素封家。咨其意見。僉曰。是美舉也。吾徒敢不竭全力而助之哉。詎料處女變爲脫兎。今也百方責政府之輕舉而不已云。其務稱揚政府之舉措者。祇有南部地方。盖其民俗奢華輕佻而好事。且有兵輸出口等事。攫奇利者不少也。若夫議院之情狀。贊政府之舉者。雖非無人。然上無首領。烏合之衆。曷能戰哉。遂俾攻擊黨擅鴟張於院中。盖攻擊黨之爲攻擊。固雖出於不悅三門要索之舉動。其眞意之所存。則專在傾覆政府也。而問國民之所不平。則謂要清國之舉措。其失輕。賴英國之心。則過重也。此議最苦政府云。夫意政府傾覆之原由。已如是矣。但不知異日新政府之成。對清舉措果若何。東亞憂國之士。可不留意乎此哉。

日人嘲其政府之失策　　譯西四月六號日本報

昔有一儒生。問弟子曰。今若孔子爲元帥。顏孟二子爲偏裨。艨艟百千來寇。吾徒奉其教者。當若何歟。群弟子瞠若不知所對焉。有一人進曰。吾徒不幸遭此變。則當倒

戈謹迎聖人之師耳。嗚呼、又何其似我今之政府也。我現政府。世人呼爲崇德政府者。蓋山縣相公喜德國政治。最深而且久矣。故不獨其門下帶柏靈之臭味。即如靑木外部、桂陸軍、淸浦法部、芳川郵政諸公。亦咸宗師德國者。一政一令。必先參酌於德國。然後施行焉。亦猶儒生之於孔氏也。然則。縱令諸公以日本政治家自許。自柏靈朝廷視之。則其門人友生之聘用於日本政府者耳。彼之於東亞。跳梁無忌憚者。蓋良有以也。

且夫我對淸韓之政策。不必獨出於外部。其出於參謀本部陸軍謀議所也亦久矣。而攬其權者。前有山縣元帥。即今日之相公也。後有川上大將。亦嘗久修鈐韜于柏靈者。其尊信德國。蓋亦不讓相公也。世人不見德國佔膠州灣之事乎。明是破公法之大義。開擅奪人地濫屠人民之異例者。而我國以東亞之雄邦。竟不能致片言於其間者何也。今也德又進兵于沂州。其名義爲何。姑不具論。而察其實。則膠州之再演。决不容疑矣。其意蓋欲擴膠州之佔有地域于西南。漸迫江蘇安徽之界。以扼支那南北之通衢也。而我政府猶箝口結舌。至今無一言者。又何也。

夫俄之南下。固我國家之所不悅矣。現政府亦已有戒心焉。然今日之勢。直與我利益權力之區域相抵觸。感痛痒最甚者。爲在俄之南下耶。將爲在德之中侵耶。苟留意於清國之情形者。不待解說而可知也。而我政府對其南下。則殆傾國力而備之。對其中侵。則側目而不睹。緘口而不言。雖欲無怪。其可得乎哉。盖政府非不知之也。非不患之也。唯彼師國也。我倍之洵不忍焉。其不幸猶彼儒生之於孔孟來寇耳。心事之苦。可不憫哉。雖然、爲君國忘其身者。孔門之至教也。不失墜國利國權者。德國之宗旨也。然則彼儒生與現政府之於其師說也。果能奉之者耶。將不能奉者耶。其間必有分矣。

救隣之危

譯西五月十三號日本報

頃者外間傳說。我國家向所訂造於歐美之兵艦。前後告竣。陸續囘航。今也水師力量。畧達所預之期。故政府現有擧甲午捕獲之兵輪。還于清國。以欲扶友邦防備之議。水師部中亦咸喜而贊之。已無有異議。夫此擧信美矣。唯不知現政府能不顧列國之猜疑。勇斷行之否耳。



暹法溫盟

譯西五月十六號每日報

暹羅國王。頃日派遣軍艦一號於法領西貢。請法領印度支那總督都美氏之來遊。四月十六日。氏之來于盤谷府也。欵待無所不至。且贈以白象一等勳章。氏大喜。以二十二日辭歸。暹王此舉。在溫兩國舊盟。以達素志。千八百九十三年媾和條約。湄公河沿岸一帶二十五姬老蔑打之地。不屬暹羅政府之權內。久爲閒地。今依都美氏協商。此地全屬暹羅政府。故暹羅國王。報氏以左項條欵云。

一暹羅國王。以孟布拉挑一州割讓法國也。

一暹羅政府。傭聘法人以爲顧問官。

吁、法之外交手段。可謂巧妙。每年法之經營支那及印度。所費不下三百萬弗。不得暹羅之饒土。則收支不償。彼所以垂涎於暹羅。而每商議一事。不擴其領土。則不措也。唇齒之國。豈可不悚然哉。

美國外征陸師死亡數

譯西四月二十六號日本報

從昨千八百九十八年五月一日。至今年二月十八日之間。美國外征陸師兵勇之戰

死者。三百二十九名。因受傷而死者。百二十五名。罹疾病而死者。五千二百七十七人云。

日本外國犯罪處分法

譯西五月九號每日新報

日本實施改正條約之後。拘禁外國人犯罪者。其方法現已出監獄局查定之。聞不使囚人坐地。特用椅子。衣服筒其袖而用現製物。施三三紐。食物尤用心。勞役則止於煉瓦燒木匠及諸粗鹵作業云。草案已成。將轉交典獄會議以定其可否。

旅日本各國人數

譯西五月二十五號時事新報

今查羇寓本邦外國人員。華人五千二百九十七名。德人四百八十一名。韓人一百九十六名。美人一千一百四十名。葡國人一百二十四名。法人四百二十名。英人一千七百六十三名。奧人六十六名。瑞士人六十九名。丁抹人三十七名。俄人二百十四名。西人二十四名。希臘人四名。土耳其人三名。墨西哥人二名。伯剌西爾人十一名。蘭人六十一名。意人四十六名。瑞典諾威人三十一名。比人十三名。檀香山人十三名。

清國電報本末

譯西五月十二號時事新報

清國電報。西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始創設上海天津間。政府經手。大北電報局技師。擔任其工事。政府用之一年。收支不相償。因讓於中國電報局。中國電報局盛宣懷氏所創公司也。就清政府。承辦天津上海間電線。（當時二回線）盛氏自爲其長。以開其業。爾後氏銳意改革。大減經費。更長而至廣東及漢口。電信之利用漸著。收入額隨加。

政府電線　政府既售電線。後數年。知電氣通信利便。兩廣總督。借手於大北電信局技師。南方至東京。設置電信線。後北部各省。亦知電信有利。延長而至北朝鮮及俄領彊土。

官設並民設線路　中國電報局。創設電線於清國中土都會。以爲連絡。又政府延長南北隣國境及海岸電線。今清國十八省。電線連續。聞現今電信局。凡有二百六七十。其屬政府者約七十。餘皆悉爲民有。

電線局收益　清國經營電信事業。極爲困難。國土廣遠。線路長大。創設之費已鉅。保持之費亦多。通信書記。必採用能解英語者。得之亦甚苦。其俸甚高。收利極少。中

國電報局雖國內樞要都市之線。皆其所管。而其或無分利潤金。爾後因收入增加。一年配其五分。次年八分。漸次益加。兩三年以來。竟至一扣五分至二扣。

經費困窮　清國電線事業發達。困苦非常。區域廣大。且未有公立學堂。故不可不先養通於電學之才。加之淸國日用語甚多。其數約過三千。且國內分數州。故通信書記所談。不能據國語。必據英語。故得此等人最難。且近年解英語者。各就事務。益爲難得云。

淸國人並電信業　淸國人民。初以電報爲魔法。又謂硝子中有惡魔住焉。以爲通信媒介。故當創置電線之時。所到地方人民。大生阻碍。近年漸知電信爲有益。無敢加害者。今舉其證如左。十數年前。雲南架置電線。人民仆電柱。切斷電線。或燒局舍。三四年前。雲南再架置。土人毫不阻之。工事得完。

電信局增置　三十一年間。將增置電線。其電信局位置。本月廿日前後。當必有定云。

葡奥皆欲分割支那　譯西六月五號時事新報

近頃葡萄牙國。論瓜分支那者漸盛。如該國某新報。論可占領澳門傍近香山。曰今日迫使淸政府。割讓彼地。不爲難也。我國在亞非利加洲中。占領有無用之地。若以此地讓

與英國。藉仰英國助我占領香山。必成矣。夫其仰英國之助。而以亞非利加之地爲酬報。交換其利益。英國必從之。故斷可速行此策。今聞葡國政家有力者。多贊成之云。四月下旬。倫敦電傳

奧國總理大臣。臨匈牙利華譯恆加利恆與本合邦下院。宣言曰。方今將索得領土於清國。此事。即大臣答馬瑤路氏問之語也馬氏開口曰。假令不得領土。更益推廣商業。今各國方爭欲伸驥足於東洋。我亦切望不後於時勢也。大臣答之曰。子之所希望極善。當竭力以獎勵保護商業。然先以得商業市埠開租界爲要。此商業上世界。各自勉其身以圖猛進可也。不宜徒仗政府保護。十五年前。匈牙利之議士司茲賢美列君深悉東洋形勢。司君曾寄書奧京那捕洛新報曰。欲博奇利於支那。今之時爲然。宜先派有識之士。令視察商工業實況爲可。若得借地之權。則開我邦商販之路。輸出本邦所餘貨物。更爲妙也。政府派遣視察員。我國商民當相與極力圖得借地權也。若借地則以福建省沿岸三沙灣爲最云云。蓋曩日奧國商人。視察清國商况。謂宜收福建省。爲我國權治之內。以是觀之。奧匈兩國注目在福建省可知也。

或動干戈。以求遂其所欲矣。昔時諸國忌支國之特立。不免有搆兵之事。晚近懲於殷鑑。頓悟良計。見支國欲特立。勢不可禁。則助之。使遂其建國之志。如千八百七十一年。英國自棄希臘諸島之管轄權。是也。

九。凡欲與特立國。其民人不可無十分之威力與自由也。亦有仰命于外國。或藉外國之力以立國者。千七百九十七年。至九十八年。法蘭西、建利克黎塞。北阿兒、邊伯他威塞、黑耳威知塞四共和國。其後拿破崙第一。列置諸藩於法國四境。是也。凡此等國。元無活動之力。故所恃之外國。一旦衰敗。則又同歸於盡矣。

第三節

夫人類之生育。必有一定之期。可以卜其盛衰。而國家則不然。蓋國家非天造之有機體也。然亦有與人類之生育相類者。國家幼稚之時。與國家勢力强大之時。其性質固不同矣。及進至老境。則更得別種性質。昔時羅馬人區分國之年齡爲幼弱壯老四等。可謂善狀矣。

國家形狀及事業。皆隨國之年齡爲變遷者也。其變遷之跡。就各國憲法之沿革觀之。

則瞭然矣。此種變遷。於第三卷詳之。

第四節

新國建而舊國亡者。往往有之。蓋新國建立之基。即舊國亡滅之兆也。兼幷衆舊國。以建一大新國。或分割大舊國。以建衆小國。皆新舊興亡之代嬗也。

新國不興。而舊國先滅者。亦有之。如政府一時閉廢。民人散亂。自外而觀。亦似新國不興。而舊國先滅。然政府閉廢。是一時之變耳。時至則將復其舊態。故以政府一時閉廢屬此類爲不當。然則舊國獨滅而新國亦不興者。其狀果何如。

一。民人自去其故國。轉移他國。或爲外寇所驅逐而去國。如是者其國滅矣。是與得他國土而建新國者正相反。

二。甲國以兵略奪乙國。則乙國亡。是非新建一國。唯擴甲國之版圖耳。昔時羅馬人出兵幷吞四方。其版圖遂極海之南北。是也。

三。衆小國委靡不振。其同種族中。有一强國起而兼幷之。則衆小國皆亡。千八百三年至六年。德意志諸大國。多沒收僧領侯國。又幷舊帝國直隸之小藩。及特立都

府。千八百六十六年。孛國兼并哈挪爲爾王國。克爾黑扇、納叟、戊列斯威、荷爾斯
軍諸侯國。及法朗克、荷爾特特立府。是也。

第四章 立國之淵源

據古今史乘。以察國家之眞相。建國之初。其規模體制。千差萬別。有不可
勝紀者。而理學家者流之論國家。皆以建國淵源。歸于單一事理。今列舉其
說如左。

第一節

往古東方執爛知羞種人支那東印度諸邦及日本等皆是。之說曰。國家者以天帝之意成立。係天帝之所
構造。

據此說推之。則其國家定立神道政体。其深信此說不疑者。古之猶太人是也。以爲天
帝自造之國。則天帝必自保持之。自命令之。法律皆出神之托宣。而非人之所爲。決不
容變更改正。裁判不必用明達法理之人。唯依據神道。以神明決之可耳。故其行政之
机務。亦非君主之所能左右。俱委之於神之托宣。如此之國。概使僧侶伺候神意。故

僧侶實秉國柄焉。

徵之古今史乘。知天神爲政之說。實背乎理。勿論國体如何。凡建立國家。且維持國家者誰乎。實非神非鬼也。人類之精神思慮膂力熱望四者。以經營之。處理之。終始不相離者。照之史乘。歷歷有不可復蔽者也。觀古今興亡之故。僧侶輩託神命以擅政。或干預政務。以至覆亡國家者。不爲少矣。故知神道政治者。畢竟不適人類之政体也。假令天神有親政之意。當明示徵驗。使人無可疑。而一一傳其旨也。又何必賦人以識與自由。使其自執政哉。天之造人世。即以政務一委之人類。使其自治。非欲使人立神道體也。且大小邦國。棊布於坤輿。而各國爲政。或趣向殊科。或互相爭鬭。親政者一天神耳。何其繫柄如是乎。故知人類自爲政而自相爭。無他故也。天神親政之說。與人世之實況。全不相符。不足取也。

或曰。國家成於天意。天帝之所建立。是由其裡面而論之者也。夫天賦人以建國爲政之性。則雖建國爲政。出於人爲。而實天意也。且人自爲政。不受神之牽制固然也。然神亦有禍福之權。觀國家之存亡盛衰。其效驗最著明矣。予固知此論之信然。然至理

奧妙。可以資淸談。未足以解國家之活權也。夫心不忘上帝者。宗教之所貴。然泥守此說。則出於國家學之範圍。而陷於迷溺之鄕矣。人何以建立國家。何以維持國家乎。据此大題。終不能得其明解也。

保有天祐之語。始於古者羅馬帝、並法朗克王。當時以此語加於尊號之上者。不過表敬神謝恩之意。與賴神明之冥助等語無異。此語最行於中古。不獨世襲君主用之。即由民人公選新即君位者亦用之。他如僧侶稱保有天神及法王之祐助。諸侯稱保有天神及帝王之祐助。俱此類也。要之中古擧行政權。一歸之於神授也。

第十六世紀以來。諸教之中。有路特兒派。並英吉利教派之僧侶。深信古者弘法師能武耳士之言（能武耳士初大抗基督教。後却入該教。歷游希臘羅馬等諸國。宣布教道。頗得教徒之信賴。後猶太人囚之。終爲羅馬政府所殺。）其宗戒曰。苟在主宰者之下者。誰非臣民。蓋天下除天帝外。無復有主宰者矣。彼僧侶等以此語爲教門要訣。又謀擴充之以及國家。當時天帝親政之說行於世。故此論更有一層勢力。然彼輩實誤解弘法師之本旨矣。師本猶太人。雖幼浸淫神道教。然其作宗戒以諭猶太基督教民之在羅馬者。其意非欲煽動教民。使益固其奉神道之心。（羅馬人素奉多神教不敬天帝故猶太基督人之在羅馬者深

怨之却欲使其翻此執拗之念。而歸眞理公道也。其意以爲一切主宰之權。操之天帝。羅馬人擯一神之教。固純然本於人道以定國權者也。夫國權不可不本於神意。何則。上帝造人。使之盡其職也。猶太基督教人之崇敬天神者。苟居羅馬府。不可不服從其命令也。師之本旨。蓋不外於此。故嘗於羅馬之奉基督教者書曰。欲奉神意。請服從一切人世之法規云云。是足以證僧侶輩所言。全反宗戒本意。

其後法國王路易十四世。盛倡君權神授之說。以此爲法朗西之國體。以謀定專制之基。歐洲諸邦之君主。傚其弊者頗衆。獨英國議院。極力排斥。以爲專制如此者。大與英國之民權及憲法相乖戾。因經千六百八十八年之變故。遂廢之。其後第十七八世紀間。不分德兒夫、頭厤瑞士、普國王弗利德律克第二世等。大興德國文學。痛擊神道專制之君權。以明國家成於人爲之權。於是舊來迷夢。始經喚醒。夫國家之權。本成於人爲。故亦當受人之牽制。是眞不易之確言。方今文明之民。于學理。于施政。一率由之。以爲天下通義。人爲之國家。與神爲之德義世界。自相爲表裡。神司人世沿革之機。則今人之所信憑。未有敢非之者也。

此稿未畢

不忍篇

天地生于無極之中。至渺小也。人生于天地之中。又渺小之至也。以爲身則七尺。以爲時則數十年。而又疾病困之。境遇限之。少嬉老衰。蝕之蠧之。中間有爲之日亦幾矣。極其大者言之。我所以爲千萬年者。不有以爲頃刻者乎。自其小者言之。我所以爲頃刻者。不有以爲千萬年者乎。極其功業之大。不過數千里。極其名聲之遠。不過三千年。置于無極之中何如乎。然苦身焦思而爲之。未易至也。則亦何取乎。故夫吾之爲我。已將喪其我也。而何名聲之垂乎。既無名之可動。而何名之可好乎。吾忘吾矣。不知所爲。而何功業之昭乎。吾以功業名聲之及于萬里千年者。猶不及分寸耳。頃刻之間耳。而何足羨乎。誠如是。則吾何所學也。曰盡予心之不忍。率吾性之不舍者爲之。非有所慕于外也。亦非有所變于中也。前乎我者數千年之治教。吾辨考而求之。存其是非得失焉。後乎我者數千年之治教。吾揣測而量之。聽其是非得失焉。夫非有所爲已。心好之而已。亦氣質近之耳。若使余氣質不近是。則或絕人事。入深山。吾何戀乎哉。吾故以人道歸之氣質也。

凡爲血氣之倫必有欲。有欲則莫不縱之。若無欲則惟死耳。最無欲者佛。縱其保守靈魂之欲。最無欲者聖人。縱其仁義之欲。我則何爲哉。我有血氣。于是有覺知。而有不忍人之心焉。以匹夫之力。旦夕之年。其爲不忍之心幾何哉。余固知此哉。無如有不忍人之氣。有不忍人之欲。雖知所就有限。始亦縱之。小則一家。遠則一國。大則地球。其爲不忍人之效哉幾何哉。余固知之。無如不能斷制不忍人之欲。亦姑縱之。竭吾力之所能爲。順吾性之所得爲而已。若能如佛降伏其心。視欲如毒蛇猛虎。大火怨賊。能力挫之。則吾亦不參預人事矣。其如不能何。則姑縱之已耳。故夫制之者血氣也。縱之者血氣也。

康子燕居。目若營。神若凝。心若思。眉間蹙蹙。常若有憂者。或問之曰。人生不易。佳日難逢。行樂無荒。以逸厭生。如何出囚以自戕賊也。曰。予非不樂生也。予出而偶有見焉。父子而不相養也。兄弟而不相恤也。窮民終歲勤動而無以爲衣食也。僻鄉之中。老翁無衣。孺子無裳。牛宮馬磨。蓬首垢面。服勤至死。而曾不飽糠覈也。彼豈非與我爲天生之人哉。而觀其生平。曾牛馬之不若。予哀其同爲人而至斯極也。以爲天

之故阨斯人耶。非然、得無政事有未修。地利有未闢。敎化有未至。而使然耶。斯亦爲民上者之過也。使人人皆得樂其生。遂其欲。給其求。則予之好樂。將荒于人萬萬矣。雖日歌舞。豈所惡哉。若坐視其兄弟顚連困苦睊睊側目。而已方縱逸焉。亦何樂之有。或曰子不好流連于風月之夜。徘徊于林泉之勝。懌愉于聲色之觀乎。曰然。乃詠曰沈飮聊自遣。放歌始愁絕。或人悕然而退。

知言篇

凡文字之美惡。不易知也。各有其心術之本。不可不察也。有以高簡爲文者。夫文豈高簡之謂哉。有以詳贍爲文者。夫文豈詳贍之謂哉。凡人有忠愛之心。纏綿于中。其發于言也。必諄諄繁複重碎齎齎其不可已也。有裁制之心。蘊結于中。其發于言也。嚴簡短樸剪截斂斷。其有節也。此發于心形于外者也。不可強爲也。忠臣之告君。慈父之誨子。良吏之敎民。若是者。豈能自已哉。英主之發詔。猛將之下令。直史之載筆。若是者。豈能使之繁複也。此仁義有所厚也。以六藝言之。詩書樂者仁之發也。故有長言依永之神。詠歎舞蹈之節。參差荇菜凡六言。采采芣苢凡六詠。皆愛樂之意也。

清廟之瑟。一唱三嘆。亦樂之也。離騷之文。重之亂之。出師之表。諄之復之。纏綿而莫解于懷也。寡婦之夜哭。如往而復。愛慕之深也。若夫春秋之筆。記禮之文。嚴重莊簡。無言外之詠歎。立制裁法。尚節度義之類也。佛典之言。必爲重複。如智則言智慧。勇則言勇猛。清則言清淨。惱則言煩惱。慈則言慈悲。安則言安穩。其餘皆是。不可枚舉。昔嘗疑之。徐味其文。卒則繁而不厭。複而不竭。疊而不止。意本小而言甚多。何也。嗟乎。此佛之能仁也。若無悲憫之心。使强而爲繁重之言。安可得哉。推之泰西文字。亦尙詳贅。恐人不解。

濕熱篇

天地之理。陰陽而已。其發于氣。陽爲濕熱。陰爲乾冷。濕熱則生發。乾冷則枯槁。二者循環相乘。無有終極也。無以名之。名之陰陽也。于無極無無極之始。有濕熱之氣生蔚蒸而爲天。諸天皆皆此濕熱之氣。展轉而相生焉。近天得濕熱之氣。乃生諸日月。得濕熱之氣。乃生諸地。地得濕熱之氣。蒸蔚而草木生焉。而禽獸生焉。已而人類生焉。人得濕熱之氣。上養其腦。下養其心。濕則仁愛生。熱則智勇出。積仁愛智勇而

爲守備之計而已。陛下之軍。勇猛無匹。前既蹂躙歐洲之雄邦。因是驅乘勝之大兵以相臨。固非臣之孤軍所能抗。然而攻守累月。勝敗不决者。豈在兵之多寡。力之强弱哉。陛下如眞有勇。盍更親率大軍。再决勝敗耶。前之正論不能服。兵威不能勝。徒誘以和議。捕縛軍中。世之聞之者。皆將笑陛下之無能之怯懦也。豈大丈夫之所爲哉。聞之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出爾者反爾。他日者陛下亦必受楚囚之辱。客死于他鄉萬里之外。臣死之後。魂魄猶護故鄉。鼓舞我人民。使脫佛國覊絆。爲獨立自主之國。陛下在囚聞之。亦徒喚奈何而已。老亞智勇詞色壯厲。目光如炬。聲音如雷。座上之人。無不震慄。法官復不能論詰之。唯曰大逆無道。大逆無道。在獄中十月不見天日。遂憂憤成病。仰天痛嘆曰。嗚呼天道是耶非耶。眞使我孤忠無所伸耶。一叫僵地而絕。四海之志士聞之。皆感嘆其義勇。深惡拿破侖一世之無道。未幾拿破侖一世。果被謫荒島。聖土奴民嗷遂擧兵獨立。一如老亞智勇之言。雖然擧國夢夢。不聞其人有憤條約之不能改正。而慷慨以迫政府之發議者。政府課苛稅。斂重租。以汲汲於無用之軍艦兵備。徒思鎭壓內亂。不聞廣增砲壘於海彊。作

擾外計也。無故干涉外事。損破隣交。使人疑有蔑視弱邦之志。未聞上下一致。出全力企恢復國權。斷然保持獨立之國體。不獨此也。在野之名士。間有慨然航於歐米。歷足於各國君相之庭。訴明條約之偏重者乎。無有也。論思之士。間有來此土。揣筆投書於新聞。掉舌演說於公衆。圖傾動輿論者乎。無有也。全國之民。間有擇才選能。遣使奉書於各國議院。以請求條約之改正者乎。無有也。如此傷國家獨立之實力。失已國自治之大權。遺安內攘外之大計。徒仰外人之鼻息。受他邦之虛喝。三千餘萬之衆。恬然不知所愧。猶互相語曰。爲自由斃耳。不擴張國權。死且不已耳。嗚呼世稱小蛙之躍井底。不知天日之高大。非此類乎。顧妾乃薄告巖公曰。世雖或有鄙屑日本男兒者。是觀其皮相耳。未知其肺腑也。今日之務。更有大者。區區小島。是非曲直。豈足累乃公之心哉。散士聞之。冷汗沾背。低首太息。紅蓮曰。妾聞巖公極貴貴邦人民。方欲更進一言闡之。適有他客來。不果而歸。蓋妾所言。無偏無黨。郎君勿尤其冒瀆也。散士曰。巖公之論鑿鑿皆中肯綮。眞我邦人頂門之一鍼也。令娘不諱不文。以實相告。僕豈不服膺哉。

紅蓮更語曰。妾既與諸人相失。漂零異鄉。不堪寂寞無聊之感。時寄寓之店。隣房有談笑之聲。爭評戲曲曰。意大利之名妓。演技於教坊。姿體輕妙。聲音流麗。眞古來所希見也。妾聞之竊欲解其憂悶。乃偕逆旅之小娘。往觀演劇。嬌喉嘹喨。如黃鳥之囀春花。雅韻輕淸。若金鳳之歌慶雲。腰裝細柳。裾曳流霞。蹁躚而體擬飛燕。曲折而形效回鸞。妾聞之見之。歡樂無極。小娘忽近旁耳語曰。請觀南樓一雄偉大夫哉。妾擧首一望。宛然守城長王羅也。乃大驚不知所爲。惟假意問於小娘曰。丰采溫雅。衣裝都麗。眞風流可愛之人。但不知何處高士耳。小娘笑曰。是西班牙之人。宿吾樓而在令娘之上房者也。妾愈知其爲王羅。且愕且恐。幸以翠羅覆面。彼無從認妾。觀劇未畢。急稱病而歸。夜來又不能成寐。千思萬慮。無可如何。既達天曉。小娘來見曰。令娘顏色憔悴。得無夜間染病乎。妾曰否。勿以爲念。惟昨夜之高士。今猶在樓上乎。妾自一相見。耿耿不忘。欲詳知其人也。希爲妾語之。小娘曰。兒唯知其西班牙之人而已。妾取數金與之曰。佳娘子幸憐微意。爲我探之。小娘嫣然笑曰。諾。請暫待之。既而來告曰。妾聞之阿爺曰。彼西班牙之守城長也。因頓加羅黨之名將。越獄而逃。不知所之。或

謂潛蹤佛國。今彼來此者。實欲探其蹤跡也。且兒剛遇彼於樓下。彼揖兒曰。昨夜阿娘伴一娘子於劇場。是何人乎。兒以實告。彼語其伍曰。或然或然。風姿丰采。眞不容疑。恨有羅翠遮面。當時無從認識耳。觀其情形。于令娘似有眷戀之狀者。妾既聞小娘之言。竊計妾等非盜財殺人者。所謂爲國爲民而遭忌者也。況旣遁迹異邦。萬國自有公法。彼必不敢逞其兇威。肆行無忌。惟彼既怨入骨髓。其禍難測。且鬱鬱久居此。亦非爲計。不如舍地爲良也。適閱案頭新報。此夕有瀛船往米國。乃搦筆遺書。封紙幣於其中。留與旅舍主人。更草一書遺巖公。薄暮匆匆。急僦馬車。馳往瀛船。未久瀛笛一聲。吐煙蹴波。駛出港灣。妾出首窓隙。回望陸上。時王羅已率數警吏。馳馬至河邊矣。聞其大聲呼曰。駛還我船。時送行者亦充塞岸上。揮巾惜別者甚多。而船行迅速。轉瞬萬里。王羅其後之狀。誠不知若何矣。散士曰。令娘所言。可驚可喜。雖讀絕妙之稗史。觀奇巧之新劇。無以過之。唯是吾人所經歷。可哀者恒多。可樂者恒少。我既如此。況令娘乎。嗚呼、當舟會蹄水。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方其吟咏花間。又豈料後日之風雨乎。夫至赴歐洲。又有今日之會。皇天神明。眞不可測。人事者如一場演戲。聚

散無常。悲喜靡定。一世者如莊周之夢。昨夕之歡會是夢。今朝之愁苦是既覺者乎。今朝之愁苦是夢。昨夕之歡會是未覺者乎。茫茫寘寘。我與人皆不能知也。令娘令娘。既偕嘗酸辛。徒結愁容。亦何爲乎。且請散步前庭。以少慰精神耳。乃相携至於樹間。散士踞草而坐。仰紅蓮曰。古人有言。身窮詩始工。幽蘭女史之咏。既已聞之。令娘豈亦無所得哉。紅蓮曰。歸舟至大西洋之中。恰值月明。徘徊船樓上。追懷徃事。俯念來今。情不能禁。乃朗誦幽蘭女史之我所思行。既而和以一作。今請爲郎君歌之。曰。

我所思兮在回天。鴻業固期照千年。一心據義又取仁。平生推易唯居難。曾聞皇天不與惡。却疑天賦有厚薄。世有汚隆時或否。蓬艾塞路蘭凋落。請觀喬松爲風摧。百花群芳被雨猜。無賴鷙鳥逞搏擊。燕雀何處訴餘哀。死生富貴豈足恃。靑紫軒冕曷須喜。好以世事付一夢。不問天道非與是。月横太空千里明。風搖金波遠有聲。夜寂寂兮望茫茫。船頭何堪今夜情。

我所思兮在故郷。煙水迢迢天一方。萬里異郷三年客。秋風揮涙賦短章。吾田正爲虎狼蹂。吾廬亦奈風雨漏。瑤臺悉頹瓊園荒。麥秀黍離狐兎走。竈底已冷甑生塵。

何堪貪吏催科頻。此際何以救吾兒。此時何以暖吾親。悲慘知誰使如此。非天非神怨在彼。一躍直欲屠鯨鯢。豈圖坎壈殆瀕死。月橫太空千里明。風搖金波遠有聲。

夜寂寂兮望茫茫。船頭何堪今夜情。

我所思兮在故人。離群索居感轉頻。晨星零落人不見。獨弔形響淚沾巾。或以巾幗脂粉態。慷慨要除生民害。或以黃耇垂死身。泣送永日圜堵內。如夫蘭氏希世賢。其義其節誰不憐。意氣投合吐心膽。共誓微軀爲國捐。天降之殃不與惠。大功未成身先斃。思之念之恨無窮。黯然擧首問蒼帝。月橫太空千里明。風搖金波遠有聲。

夜寂寂兮望茫茫。船頭何堪今夜情。

我所思兮在斯身。蟠屈却期一朝伸。預知成敗自有數。豈爲屯蹇失性眞。天步艱難如怒浪。世途嶮巇似列嶂。排之蕩之是吾任。區區辛酸不用愴。自古英雄出僕奴。異才往往隱狗屠。果知溷亂紛爭世。或出奇偉俊傑徒。寶刀在匣氣勃勃。何時能刺姦佞骨。海若眠時天地靜。枉把哀琴嘯皓月。月橫太空千里明。風搖金波遠有聲。

夜寂寂兮望茫茫。船頭何堪今夜情。

此稿未畢下期續錄

乙未出都作　　更生

三千刧裏橫金翅。三六時中看白牛。鎭日散花聊汗漫。諸天聞樂少淹留。竟將瓔珞親貧子。故入泥犂救重囚。丈室億千師子座。金身偶現不須收。

書事八首　　天壤王郎

漢室日多故。詔書誅黨魁。軍猶嚴宿衛。敵自忌邊才。捲甲蒼頭去。飛車碧眼來。長城空飲馬。陰雪散龍媒。

屢報川西警。燎原事竟眞。枕戈仇教士。築柵恐行人。烽火連三郡。晉書滯五津。審時須急撫。莫又起黃巾。

桂海騷然動。如今報肅清。民窮思作賊。事急始招兵。殄墨增應恥。山田瘠可耕。從兒圖報國。愼勿重橫行。

愁絕蒼蒼表。無能執管窺。睦鄰爲上策。讓地得全師。人事多興廢。寰區有盛衰。從來暘谷地。强半宅嵎夷。

暗度昆池刧。潛移白虎年。紅花愁滿地。黃霧忽彌天。讖學原無驗。妖詩漫共傳。自强終有術。

但莫奮空拳。

聞道淮徐海。饑民徧道周。竄蛇驚野哭。凄雁動人愁。賑卹憂難繼。生靈苦未休。沈災何日濟。滿目正橫流。

甌脫窮邊盡。鴻溝劃九龍。路圍裙帶濶。香港一名裙帶路 峰割劍鋩重。填海無精衞。焚巢有毒蜂。偏隅何所恃。民勢祇匈匈。

自主和戎議。中朝失利權。胡能弭兵革。祇與飽鷹鸇。俠士思磨劍。經生憚改弦。江河看日下。風色暮悽然。

接第十五冊

支篠原帋手巾一千張銀一元五毫

支歐渭南手交中樂銀十四元

支上原米太郎洋燭十二箱銀弍十八元八毫

支鄭餘初手一單銀七百三十九元八毫二仙

支歐渭南手賞中樂銀四元

支錦彰號串炮二萬銀七元五毫

支派燈籠在聘珍樓食晏銀壹元四毫

支文經印簽名帖二百燔肉票八百綠部六本中書釘一盒聯東亞規銀十元六仙

支成昌號枼二十五席銀二百七十五元

支遠芳號枼十五席銀壹百六十五元

支補英銀水銀五毫一仙

支德隆揩字燈籠四百大燈籠十六銀二十六元

支鄭餘初代做聖像架一箇銀五元五毫

支德興竹掃四柄掃會舘用銀六毫

支裕昌燔肉票二百二十八張　三毫算　銀六十八元四毫

支萬和燔肉票一百四十七張　三毫算　銀四十四元一毫

支萬和菓品一單銀三元四毫五仙

支成昌燔肉票十七張　三毫算　銀五元一毫

支同發燔肉票二百七十張　三毫算　銀八十一元
支同發祭品一盟銀二十三元五毫一仙
支德興燔肉票二張銀六毫
支恒利燔肉票二張銀六毫
支打掃會館學校散工銀四元五毫
支鄺餘初手紅酒頭繩銀五元二毫
合共支銀二千六百八十三元五毫正
支打賞聘珍樓銀五元
支打賞成昌樓銀五元
支打賞遠芳樓銀三元
合共支銀一十三圓正
二柱總共支銀二千六百九十六圓五毫正
除進來外支長銀二百六十八圓六毫
進吳植垣認借銀貳拾圓
進廣勝隆認借銀貳拾圓
進探芝堂認借銀拾圓
進曾贊魁認借銀貳拾圓
進鄺壽康認借銀貳拾圓
進陳環常認借銀貳拾圓
進盧蘭襄認借銀貳拾圓
進鮑芳昭認借銀貳拾圓
進明安號認借銀貳拾圓
進鄺餘初認借銀貳拾圓

進馮鏡如認借銀拾圓

十二位共認借來銀貳百六十八圓六毫

進鄭席儒認借銀六十八圓六毫

頌　聖詩九章

嗚呼鮮民兮。惟生多艱。遘世屯危兮。區域分爭。歲役兵車。膏塗陵津。惟天降鑒。哀我下民。以師代君。誕於尼山。（師代統一成）

尼山崔崒。猗彼魯東。靈麟吐書。亶縱睿聰。智周萬物。道與天通。脫然世表。豈不雍容。乃心肫肫。實哀邱蒙。誓言拯之。兆其吉凶。（尼山聖二成）

乃顧四國。駕言周游。其車揭揭。其馬啾啾。睠彼狡童。不即我謀。汚塵濫天。豈不思休。哀我生民。懷我東周。（四國游三成）

兩河舊都。天下之中。朝多都美。其野菀豐。猗歟三代。未至大同。三駕至止。誰知予衷。依我磬聲。南北西東。（衛擊磬四成）

我歲晏兮。我車儳兮。天命攸滔。不爲君兮。歸歟歸歟。吾黨多狂狷兮。四方攸從。朋三千兮。徒屬六萬。儒佻佻兮。瞻彼壇杏。條朔彌天兮。（創儒教五成）

惟昔之制失其綱。惟今之制立其常。天命在予。疇敢不康。改制立義。託之先王。造作文字。經列緯張。緐之十二。分之陰陽。道備天人。莫敢不莊。範圍萬世。實爲素王。（改經制六成）

惟彼麟兮。昌王道兮。王道之明。游我藪囿兮。今非其時。來何故兮。天命有德。徵蒼

素兮。吁嗟麟兮。傷美人之遲莫兮。人知春秋之改制兮。不知堯舜之得路兮。麟絕筆七成

惟儒敎。師仲尼。大弟子。凡八支。根條昌敷。附萼離披。匿彼貴勢。惟行道之知。國立

博士。人誦書詩。凡彼九流。亦我附枝。厥道閎衍。爲天下師。傳儒敎八成

炎漢興。用孔制。春秋學。以經世。絕異端。一統治。三雍湯湯。縱掖萬方。帝者執經。

東齊衣裳。凡二千年。幪我三綱。俎豆莘莘。仁治日彰。曰夫子之文章。受孔治九成

本舘告白　閱報諸君如有未將報費交出者尚請早日交到代派處俾得匯寄來館庶免經手賠累

代告 澳門知新報 天津國聞報 星加坡天南新報 告白

甲午之役以匹夫操報章之權倡言變法喚起國民之精神開豁維新之風氣者時務知新報其領袖也去歲八月之變時務先萎惟知新巍然獨存海內一幟忠君愛國之忱誅姦發潛之志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慷慨激昂聞風興起而國聞報特立於津門天南新報崛起于星洲亦復同聲相應始終不懈人心不死諸報為巨功矣知新報每月三冊每年三十三冊東南各埠報費六元美洲八元郵費在內天南新報日出一紙全年收費十元郵費在內國聞報亦日出一紙每月收費四角美洲郵費另議如有欲購閱者函達本舘自然按址奉寄

利息改正 由陽曆五月一日起

定期貯金（一年利六分五厘 六箇月以上為准）

通流貯金（每百圓日息一仙五厘若取還時預期通知每百圓一日息一仙七厘）

凡欲匯往內地各處儘可代勞不收匯費 指交易之客而言

橫濱市南仲通二丁目（電話一五六八）

株式會社橫濱七十四銀行

利息改正 由陽曆五月一日起

存貯蓄金 年利六分

凡付銀無論多少自五仙以上俱可存貯每月以初五日付來可作全月計至十五日付來祇可作半月利計

橫濱七十四銀行內（電話一五六八）

株式會社橫濱貯蓄銀行

同市元町二丁目（電話三一九）

同元町支店

繁田先生艮醫妙術扁鵲眞傳乃前日本帝國醫院大學醫員所求無不應驗海外馳名今在橫濱元町五丁目二百零二番地五原堂設館以就 貴商遇症訪醫特此佈聞

己亥年　月吉日

大德堂何紹棻謹白

五原堂醫館電話三百七十五號

本館各地代派處

東京神田區表神保町三番地東京堂書店
西京西木屋町五條上ル山岡方中西先生
福州閩報館
北京東交民巷筑紫洋行
香港上環海傍和昌隆
海參威永恒昌
黑龍江華昌泰
星加坡衣箱街天南新報館
雪梨金山東華新報
灣哥化永生號葉星南先生
舊金山文興新報館
舊金山屋崙埠二百二十三号

東京市芝區露月町十四番丁酉社書店
神戶英七番天祥洋行
蕪湖天主堂後譚寓
香港文武廟直街文裕堂
香港中環海傍通報館
海參威復泰隆
仁川怡泰號
星加坡漆木街福興隆
檀香山嚴觀韶先生
舊金山大埠寶文報館
美國羅省技利埠華美新報館
綱紀慎會鄺穩子先生

大坂市東區谷町二丁目梅清處塾
上海北京路商務印書館
天津國聞報館
香港中環荷李活道聚文閣
澳門大井頭知新報館
玻璃昌和泰
朝鮮京城漢城新報館
星加坡叻報館
域多利稅關內李夢九先生
舊金山翰香報館

清議報

毎月三回(陰暦一ノ日)發兌

記事擴張ト廣告募集

一本報ハ宇内ノ大勢ニ鑑ミ專ラ清議ヲ主持シ支那四萬萬同胞ノ民智ヲ開發シ以テ大ニ天下ニ呼號シツヽアリ其ノ主義ノ如キハ世人ノ既ニ知ル所今更贅辯ヲ要セズ

一本報ハ支那人ノ學識ヲ增長セシムルト倶ニ清日兩國ノ情誼ヲシテ益厚カラシメ以テ大ニ處スルアラントスルニアリ

一本報記載事項ハ更ニ一大革新ヲナシ一本館論説二來稿雜文三中國近事或ハ各埠近事四外論彙譯五萬國近事六政治學譚七支那哲學八政治小說九詩文辭隨錄ノ九類ニ分ツコトヽセリ

一本報ハ創設以來僅カニ數月而シテ發兌數每回四千餘冊ニ達ス此際益記事ヲ精選シ併セテ普ク江湖廣告掲載ノ需メニ應ズ

本報定價一冊十五錢一ヶ月四十錢一ヶ年金四圓郵稅一冊五厘宛

廣告料 一頁一回金十五圓、二分一金八圓、四分一金四圓五十錢、八分一金二圓五十錢、一月以上各二割五分引、半年以上各三割五分引、一年以上各四割五分引

横濱居留地百三十九番 **清議報館**

啓者美國金山正埠利亞路地寶業公司係遵舊金山憲例開設者共集五百萬股官許寶貳百五十萬股自留二百五十萬股共資本二十兆元專代人貯積銀兩生息經美洲各埠之華商曾付銀于本公司者甚衆咸知本公司之股實可靠今本公司特委代理人連拿君遍往各埠以勸招徠現已抵日本凡貴商之付銀本公司者無論多寡俱可付存每百元每年週息六元若付至五百元以上則可隨時收還原欵但須預先通知本公司之代理銀行方能如期交付然現時雖每百元每年行息六元惟是本公司生意之盛資本之厚計將來如有嬴餘擬撥二成均派今謹將本公司所値之資本寶業列後　電氣車路値銀六百五十萬元（此車路每月進欵歸本公司四萬三千元）小輪船等（每年可獲利貳百五十萬元）寶業地皮四十萬尺（每尺値銀一百五十元）石礦兩大穴（各城市每日消此礦石頗多其電氣車路係經此礦而過者）（以上皆指花旗金而言）橫濱經理人七十五番係中華銀行凡有欲付收銀兩者請往該銀行可也本公司在舊金山正埠山岑街門牌十四號

舊金山正埠利亞路地寶業公司

司事　亞夫蚪倫士

總理　亞夫庵士勿

管庫　委厘士花呫銀行

告白

啓者美國金山正埠利亞路地寔業公司專代人積貯銀兩生息其管庫之人是本處委厘士花呫銀行凡各家所貯之銀兩有二十餘名富厚美商担保每年包給週息六厘另將該公司寔業所獲之餘利分派查此公司創立有年資本甚厚且給利尤勝於銀行現本處以及檀香山華人貯銀在該公司者有數十萬之多該公司總理華人附貯事務人連拿已到橫濱將來更往中國各埠以招華人附貯銀兩於該公司如　梓里有意附貯銀兩於銀行生息者莫若此公司之善也幸勿失此機緣是荷

光緒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

美國金山正埠文興報館主人　唐瓊昌謹啓